

硖石米市实况

顾明江 沈松年

一、沿革

在历史上，浙江省除了嘉兴、嘉善、吴兴等地之外，基本上属缺粮地区，而邻省安徽的芜湖、巢湖，江苏的吴江、青浦、震泽等地则为余粮地区。海宁地处余、缺粮中心，自然形成粮食集散地。海宁长安镇邻近运河，塘路四通八达，早在唐代即设有市和驿站。南宋时为都城临安出入要道，诸如公文传达、官员来往、官粮运输等都由长安中转。钱塘江南岸的余姚、曹娥、慈溪等地和附近乔司、余杭、桐乡等四乡缺米，长安交通较为方便，于是逐步形成米市。太平天国革命军兴，长安遭受兵灾，市舍荒芜，市面萧条。硖石为吴江、青浦、芜湖、巢湖米船必经之地，外来米船多至硖，即在硖石停泊过夜，次晨再赴长安米市。长安米市衰落后，硖石米市应运而生，也即代替了长安米市。全盛时期，硖石米市对上海米市影响较大。

二、米业类型

(一)居间商

甲：大主人

“大主人”就是米市上代客买进粮食的米行，又称“牙行”，领有“牙帖”，交税。雇职工一、二十人，规模小的仅四人左右。

清代同治年间，米市杜广顺、胜顺等大钱行兴起。杜广顺因经营不善，盘给西唐家，几经变迁，最后盘给李宝山；胜顺则收存款，因放账多，提款付不出，提存款人蜂拥而至，资金周转不灵，

不得不停止营业。

何永丰，老景清，为硖石有名富商，在上海、硖石都开设茶叶行。沦陷何避难上海。抗战胜利后改由伙友合股开。

慎义泰，老板顾维等，经理张宝祥，系何永丰出，与何永丰等做崇德“四下乡”生意，后因亏欠累累，乃由张金荣接任。

徐公泰，徐亮庵父辈开，后因徐亮庵兄弟辈不善经营停业。1939年由生大职工陈某出资在原地开设源丰。1942年又由正大米行小开何友成合股开设年大昌，未几停业。

沦陷时开设不久就停业的有协记、宁丰。

抗战胜利时停业的米行有：胜昌、泰顺协、裕康等。

达昌，抗战胜利后，由曾任海宁县长顾达一和冯盛昌等行合开，解放前停业。

经营概况：广顺、和顺、信顺等有名大袋行以做钱塘江南岸生意为主。公顺，专做本省及上海生意。生大、正大、徐生隆做上、下四乡及江南生意，徐永泰、董衡裕业务较小，主要做本街饭米生意。

经营品种有：洋米、尖、湖南尖、早尖、蒸谷米、白粳米、香粳米、早百哥、冬双、糯米、黄早尖、糙米、元青豆、大豆、蚕豆、赤豆、猪食豆、菜子、花草子、大麦、小麦、粟米、芦尖、黄等。

米的来源，有：上海（洋米）、太湖、芜湖（尖米）、金坛、溧阳（糯米）、无锡、青浦、震泽、吴江、望里、同里、嘉兴、嘉善等（冬双米、粳米、尖等）、海盐（大米、杂粮）。

米的销路：钱塘江南岸，以曹娥江一带为主；“上四乡”有杭州、崇德、桐乡等，那里当时基本不产米；“下四乡”为海宁县境四乡。

米在成交前先要样。米船到后，由小主人通报大袋行，命小伙计或学徒拿取样工具（长竹，头装铁皮活络开关），插入船粮

深层采取样米，放入样盘，并写明船老大、小主人姓名和船只停靠地方。样盘60只，一排排放在样台上，供客商看样买米之用。

米行进货，由小伙计监督过秤。代客买进的由脚班上货到货船上；自己进货这部份，如行里仓库已放满，就转存米厂堆栈。

有的船上不老实，掺杂掺水，或船底注水，看样时就要仔细检查。若有疏忽，将潮米混入仓库，就会造成粮食霉变。

小伙计写票，用红绿麻丝区别品种。

大袋行职工空闲时间较多，所以放解前在迎灯扎糊灯彩时参加的人很多。

广顺、信顺、正大等米行的河埠都设有木排，方便米船停靠。

抗战前硖石米业最盛时，米船停至电灯厂河岸，巢湖船停至仲家汇，最多时有700只左右。

过去上海人喜吃的常熟帮特粳，粒细，每石160多市斤；其他各地喜吃的三粒蒸谷、冬双、米等上等米，每石150多斤。

抗战（1937年）前，以广顺为巨擘，资金雄厚，业务最盛，在同业中最有地位。沦陷后钱塘江以南的业务基本断绝，公顺隆代之兴起。后公顺隆改组，更名聚兴，改以经营杂食为主。

在硖石沦陷期间，投机倒把分子涌入米市，买空卖空，抬价赊销，名“空牌位”，高价赊进，延期付款。由于当时通货膨胀，往往大得暴利。胜利后又有金圆券混入米市，以金银拆兑买卖粮食。

（附表一：硖石米市街米行一览表）

乙：小主人

“小主人”是代客买出的经售行。过去硖石米业的“小主人”分5种类型：巢湖帮、本地帮、卖饭米帮的和江北及无锡帮。

巢湖帮米主人，在米市上都有住宅、账房间。巢湖来的船大，一

船能装千余石米。有的米中掺水，涨益归船上。有一次，一个三祥伙计见米期不要，被巢湖人吊上磅杆，后经米主人交涉才放回。

巢湖帮小主人有沈亚卿、朱伯荣（牌号为张恒）、周大观等。巢湖帮的生意最大，开支亦大，雇佣帐房、接水、陪客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巢湖船绝迹，周大观、周春宝兄弟合做江北船二三石米的小生意。因江北船破旧，船上装载量又少，日伪不检查。

浙赣路通车后，钱塘江南岸曹娥江一带改到江西产米区产购；另一方面，沦陷期间上海人口大增，粮食消耗更大，巢湖、青浦一带粮食直接运销上海。而硖石则因日伪的封锁统制，进销两难，从此硖石米市逐渐衰落。

硖石帮小主人有顾庆生、潘厚田等。

顾庆生之父原为硖石东裕米行派驻硖石的“水客”（推销），故世后其子顾庆生接替。经营青浦之练塘，吴江之莘塔、莘松、莘里，嘉善之陶庄等地米行生意。自民国初年起二十年间，顾家业务最盛，有时一天收入高达三、四十元。有部分米行资金周转不灵时，自出面向钱庄贷款。中年后因生意忙不过来，收学徒顾雪卿相帮。后顾雪卿自己另行独立经营。解放后，顾庆生和顾传生合开顾珍记经售行。

潘厚田，和顺米行出身，其父潘雪卿原来也是米主人。硖石沦陷时，潘厚田在小港桥开小米店。

硖石帮小主人发报信（通报米业行情），由顾传生口述，潘久刻蜡纸。印好后由各类主人署名，加注不同情况，免费分送主客及米行（年底给分送者邮递小费）。

顾庆生、顾福生、潘厚田三家小主人帐房设在正大米行内。顾福生在正大米行内原来有股份，后因开支大，这部份股份转让给经理何廷明。顾传生、顾雪卿帐房设在生大米行。

1937年硖石刚沦陷时，~~平望~~等地来的个体贩运小船很多，每船载近十石至几十石。后嘉兴北丽桥日伪关卡不放行，出钱给汉奸特务，始则一将冬双等上等米，饰词为坏米由火车运硖，继又由日特保~~绿~~船水运。以后日伪管制愈加严密，粮源断绝，仅靠嘉兴、新塍、新塍、王店、平湖、沈塘等地少量运来，新塍、平湖、海盐等地货运都经过横头，因此横头曾盛极一时。

当时，日伪合作社及商统委均抢购粮食，加上特务敲诈、伪军勒索、拉派军米等，不仅米业遭殃，群众也深受其害。景转桥、海青桥设两次关卡，运米须出两次“买路钱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吴江、~~平望~~一带米船来硖的虽然又多起来，但钱塘江南岸临浦米市早已兴起，浙~~嘉~~路通车后，江南一带改向江西购米。由于来货及销路都大受影响，硖石米业重又衰落。

本地帮小主人

沈福康，在米市有住宅、帐房（在协兴米行隔壁），经营~~海盐~~、王店、~~绿~~市米行生意。

沈景卿及子纪彬，经营王店等地米行生意，沦陷时在平桥湾开米店卖饭米。

陆虎臣，经营新塍、嘉兴及~~黎里~~一带米贩子生意。

席大成经售行，~~席庆荣~~暨~~席必福~~康做平望生意。

李源兴，在米市有住宅帐房，经售~~海盐~~米。抗战前去世。

汪仲远，生大米行隔壁。经售嘉善~~天目~~庄一带粮食。沦陷时到江南开米店。

大丰经售行，金云甫、祝春寿合开，帐房间设在慎义泰。经营平湖、新~~和~~和本街生意。

陈大公经售行，陈逸伦、陈致和父子开，在殷家弄口有住宅、帐

房间，经营嘉善等地粮食。

本地稻兼做新陈、平望生意的，在米市上有住宅帐房间；专做本街生意的，无帐房间，不接待客人，生意简单，卖主基本自己收款。

沈纯武，“三昌”经理，经营失利后改做小主人。

此外还有费润生、王祖康、孙建三、张建三、周甫祥、高柏金、沈文元、邬元宗、吴青等。

以上都是抗战前的小主人。

沦陷时增加的小主人有高昌尧、王允卿、沈寿林等。

抗战胜利后增加的小主人有王益明、李子芳、沈祖荣、王一之等人，收入^个够糊口。

无锡、江北帮小主人有：无锡人查泉，苏北人许三子。

从抗战前到解放时止，硃石米市总计有40多家小主人，有的子辈或^是资助，或者时间短暂，都未计算在内。

(二)米厂

由米业发展应运而生。北泰顺最先自营，买进糙米，碾白卖出。泰隆、康泰等米厂厂房大，可存^多大米几千石。如无米厂，大袋行等粮食无处存放，产米区米行装米一时买勿掉或因价格不合不肯卖，就出些栈租，寄存米厂，有的地主殷户也将米寄存米厂。

大米厂职工十余人，计：经理1，跑街2，内帐、外帐各1，料理2，看白3，学徒4，饭师傅1，机司1，下手或学徒1。米斗

米机一般为3只。横头东泰顺米厂、北关桥外北泰顺米厂（今实验油厂处），都为许泰隆徽器号老板所开，经理均为何孝蓀，而以北泰顺开设的时间为最早（清末）。泰顺后来因买洋米亏本，改组吸收外股，改以^精米为主。抗战胜利时停业，厂房机器卖给海盐徐玉书，解放前徐又^转卖给上海粮菜。

康泰米厂，在泰隆隔壁，老板陆昌年。1927年前后开业，解放初停业。

泰隆，南河汇。民初老板沈叔英，后为陈大经等，解放初停业，经理何英甫（何孝霖之侄，原系东泰顺米厂管事）。

开泰米厂，小荡。老板徐申如、李广顺等。经理杨伯章，后由徐裕丰酱园经理徐奎寿兼。50年代迁至横头东泰顺原址，后与万有余等合并为国营海宁第二米厂（第一米厂在斜桥），1970年改为海宁米厂。

泰昌米厂，北石路布厂原址。大老板新丰人郑甘贤，经理马雪民，开办3年左右即停业。

硖石所有米厂，30年代至40年代初以碾米为主。北伐前南关厢永顺恒米行兼开米厂，为酱园碾米。

万有余米厂，在东南河芦花湾。老板汪景如等。北伐前后开办。解放初改组，移至泰隆原址。副厂长冯鸿莲。

华丰米厂，老板俞祥庆。从北伐后开至抗战胜利时。

泰和米厂，大石桥北堍（栈房在塘桥庙南）。经理顾旭旦。从北伐后至1937年停业。

北伐前后，南关厢外还有北永和，老板吴金之之父，经营洋米失败；永顺恒乡货行，亦附设米厂，仅有一只米斗和米机，老板沈华芳，1930年左右停业。河南街顾永顺也兼营米厂。

（二）乡货行米店

南关厢外乡货米行，清末开设的有：北永和、康泰（老板陆景宣）、穗记（沈华芳之父与杭州某人合开，经理顾洪庆）；民初开设的有：永顺恒（老板沈华芳）、永康（股东李某，杭州人。经理冯鸿芳）；北伐后有：泰和、永大（老板汤松涛）、裕和成、协和（开设一年后

改为裕盛；沦陷时开设的有：昌泰协（老板钱仁葆）、聚泰、王永盛（老板王仪仁）、广丰、裕大、泰来等；抗战胜利后开设的有：协泰、生昌、恒记等米店。当时规模较大的乡货米行资金有几百石大米，小的仅十余石。

北伐前，南关厢乡货米行最盛时，每天有航船百余条，来自附近伊桥、张店、马桥、湖塘、丁桥、芦湾、丰士、博士等下四乡。每条航船约装黄豆、小麦20石许，各乡货行日收购量可达200余石。

码头航船来自：石泉、二王店、沈荡、百步亭等地。

沦陷时日伪控制粮食，货源主要靠海盐一带进来，因而码头米市兴起，计有：杨恒泰（杨小波开）、祥记（朱祥开）。恒昌改名信记，沦陷时在米业中资金最多。公泰兴（沈炳章木行经理开，后易主，改名森大）。森利兴、唐一如之子、赵某等开。还有衡裕（经理徐鸿宾）、五丰兴等。

杨恒泰及东南河万顺米行（程小宝开）均兼营菜油。硖西宋聚盛、南关厢永顺恒等经销上海豆饼，供农民肥田喂猪。平桥湾有沈人和、盛丰两家米行。塘桥北永和因经营洋米亏损而停业。

河东街货源来自王店一带，硖西货源来自屠家寺一带。

河东街顾永顺米行，清末顾菊明开，顾病后由其妻掌管，业务上由其妹夫参与商议。

万昌米行，老板何玉书，抗战前实力充足，沦陷期间仅卖饭米。解放初停业。

硖西（硖西）宋永茂米行等。

东南河有履泰永米行，清末汪某开。张万有，民初张廷林开。生昌，民十余年时余某开。多河顺，民二十多年时钱季康开。协顺恒，1942年王晋康开。协顺抗战前停业。协昌、三盛、万顺、王新记、

鴻泰等米行解放初停業。元泰沈陷時停業。北關橋倪家、河西街有德大、元昌、合中等。

總計自清末至解放初，硃石鎮上所開大袋行、鄉貨米行、米店累計120余家。

四、行

復昌新，在南河，老板曹云松；居裕記，在芦溝灣，老板居裕德。

三、“切口（行業暗語）”

米市大袋行、小主人做交易時，常打“切口”（行業暗語），使在場的賣客聽不懂米行的人講話的真正意思，例如對用于價格、數量的數字，一叫“也許”，二名“老伊”，三稱“老經”，四“老方”，五“大字”，六“老木”，七“老豎”，八“老邊”，九“老彎”，十“田心”。十位數叫“迂”，廿“竹”，三十“橫川”，四十“老方頭”，五十“大字頭”……，一百“也光”，二百“老伊伯”，三百“老經伯”……等。

四、行情報信

米市虞幼園編印行情報信，最盛時每天發400封，發給上下四鄉，和江、浙、各米行，為他們提供硃石米市市場信息，每月收費1元，用16開毛邊紙油印，雇一職工經辦，月薪30元，除去開支，虞每年收取銀洋1500元左右。虞幼園經常同各小主人互通聲氣，了解信息，但有時也對米價漲落估計不足的情況。

五、米業職工待遇

抗日戰爭前，本地大米5~9元一石，大袋行老大（經理）月薪3石米，約銀元20元左右；板手（主要招攬買客的高級職員）2石余；正帳石余；副帳及伙計1石許，學徒月規1元左右，年終再發給16元“鞋襪鈔”。鄉貨米行伙計僅3元~8元1月，學徒月規鈔

100枚铜板（约合3角3分），年底给3元“鞋袜钿”。

六、行方佣金

大袋行九九总帐。例如10元，1角归对江买客，发票上盖好九九兑帐图章。行方对卖方实行九九兑现，即按售价除1%给卖方，对买方收4%（仅为白米部分，糙米、杂粮须十足付款给卖方）。每石米又抽8厘至1分8厘充米业公所及米业小学经费。后因物价飞涨，改为每石米抽1合米，即千分之一。

七、弊端

沦陷期间，个别大袋行低价收进，代客买好，价格涨高后作高价卖给客户；跌价时将行中存货仍以高价卖给客户。亦有的涨价时，米已卖掉，涨价差额归中间商自己。

卖饭米，有的在上夜渗水，以次混入好米，以次梗稻黄，火烧米渗入双冬（会吃坏媳妇）。

磨米当时，船上行磨，快倒，米松、少份量，行家吃亏；若不行磨，慢慢倒米，米实，船上吃亏。抗战前，湖帮米船早有渗水的情况，这部份收益归船上。用火车装运的米，由船转运过夜，有时也会有少量米被偷去，不易发觉。

附注：自抗战前至解放时止，总计有小主人40多人，有的子弟襄助，或时间短，都未列入。小主人间收入贫富悬殊，富者广有房产，贫者无立足之地。

抗战前最好年份，到米船500多号，大船装1200石，佣金每石一般约3分，湖帮有高至5分6厘。本街仅1分。米市最高销售年份达30余万石，湖帮小米主人收入虽丰，开支亦大（要招待宿，供吸鸦片，帐房、接水、陪客等都需要开销）。

抗战前，磨米机由柴油开动，沦陷时改为用柴烧。清末用石磨石

经，靠脚踏磨米。

每石一石米放5斤石粉，轧得白，好看。但石粉有害人体健康，解放后不用。

冬双及黄尖米系米厂加工做成。北伐前，南关厢外永顺恒乡货行也做。时间长的囤月余，短的近20天。

沦陷期间物价飞涨，工资不加，因此工人们曾罢工几次。米厂无同业工会，往往相互倾轧。

米厂上米原雇“脚班”，何孝葆买埠头权，不用脚班，去雇苏北人，工钱便宜，糙米不加工，要收栈租费、上肩费、卸装费。

米厂初期到上海、无锡采购洋米，供大袋行米源，并便于米行存放，方便加工。解放初，江西来的稻谷无处加工，开泰设法用木磨谷，后用橡皮磨（康泰仿用）。

作者补白：

乡货米行经营：大米（白米、糙米）、蚕豆（喂猪、猪食）、黄豆、赤豆、豆皮、豆饼、豆子、花草子等业务。

市梢业务，各有特点：

西南河郊区是缺大米区，大部分农民缺粮，仅产少量杜尖米，带红色，相近粳米，以收购豆麦为主。

抗战前后，豆子相当多，油行油车定购。小麦磨坊店预付定洋，大行收进蚕豆有时运上海。抗战前南关厢外只有5家，裕和成1934年资金千余石。永仁顾仁官，债大于资。

沦陷后有十余家，其中裕和成、裕盛、聚泰资金较大。其它仅十来石米资金。一般只用一名学徒，也有的是夫妻店。小米主人潘厚田在小桥开米店，凌晨卖给农民，因从长埭出境无关卡，生意特忙。不过好景不长。

东南河，大米较多，豆麦少。履泰永最殷实，次为万有。

横头临近海盐大米来源较多。抗战前有6家，沦陷时有十余家。抗战前，恒昌资金多达千余石。莫公泰老板会做生意，先付给售主购物所需少数价款，使上街办货，然后上米市出售，得款付给售主。物价暴涨，获利甚厚。衡裕资本合米500石，每5石为一股。

赵家汇。大兴林协记生意不大。

北关头，靠近王店，大米来源较西南河多。抗战前以顾永盛、万昌两家生意为最大，竞争激烈。沦陷时又新增多家，大部分是夫妻小店。

西购销雨清，抗战前有家，新埭聚盛、宋永茂。宋聚盛北伐前卖菜油，质量好有名，后因放款收息，物价飞涨而蚀光。

抗战前，乡货米行无地位，沦陷时兴发，地位变化，反较大袋行得势。

此稿蒙程元霖、金瑞荣、沈佐荣、沈瑞林、沈阳林、沈文元等同志充实内容，深为感谢，但采访未周，又加匆促草就，很可能还有遗留错误之处，敬请读者教正。作者附注。